

10.12

# 南长文史资料 专辑

## 海峡两岸情

HAIXIA LIANG'AN QING

第一辑

1988.8



214021

政协无锡市南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# 目 录

- 
- 1、旧闻一束：蒋经国在赣南时期 ..... 林祖铭 (3)
  - 2、给父亲的一封信 ..... 李伯璇 (15)
  - 3、我的恺弟 ..... 敏 明 (17)
  - 4、我的大姐 ..... 翁正平 (19)
  - 5、从“邮票”想起 ..... 鲍绛玉 (21)
  - 6、又是中秋月当头 ..... 张大年 (23)
  - 7、盼相叙、话童年 ..... 维 以 (25)
  - 8、读海峡彼岸的来鸿 ..... 吴伟勋 (27)
  - 9、怀念沈传鼎老师 ..... 莫玲玲 (28)
  - 10、台湾来信：致寿哥 ..... 春 扬 (30)
  - 11、百闻不如一见 ..... 冯君龙 (31)
  - 12、困难有人帮，好事不留名 ..... 汤 铭 (34)
  - 13、三十余载后的重逢 ..... 王 健 (36)
  - 14、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  
——访退休老教师蔡可如同志 ..... 龚仁修 (38)
  - 15、一个老侨胞的深切感受 ..... 王隽民 (41)
  - 16、原国民党十八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军军长  
陈鞠旅与无锡及其在邛崃起义 ..... 林祖铭 (43)
-

## 编者的话

又将是中秋月当头了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海峡两岸亲朋们的两地相思，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。光阴荏苒，寒暑易节，将近四十个春秋了，其间的思念之情，又岂是笔墨所能写得尽的？然而，我们还是试探着这样做了，这里征集整理了十余篇台胞和台属的文章，记下了他们朝朝暮暮的思念之情，其中有子思父、弟思兄、妻子怀念丈夫、学生怀念老师，以及同事之间、朋友之间的怀念和关切。在形式上有信札往来，有忆旧怀古，有借景抒情，有探亲纪实……。从这里，可以因小见大，可以灵犀相通。从这里，可见两岸情，隔不断，要探亲、要团聚，已是大势所趋、人心所向的潮流；可见开“三通”之门，走统一之路，是历史的必然。

由于我们的征集面还不广，我们的水平有限。若有不当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！



旧闻一束：

##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

林祖铭

### 一、

蒋经国先生（小名建丰）1910年生，1988年病殁台北。

他在1937年以“贵公子”身份，挟着在苏联留学和生活达十多年之久的阅历，携眷返回国门，即逢抗战军兴，由熊式辉授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军职，参与战时工作。

在六战区陈诚指挥下，以江西保安第三团（团长邓子超），第六团（团长钟石磐），第十一团（团长胡家位），在省境沿江阻击日军，掩护张发奎、薛岳两军团转移，后第六团退入“岷山大屋”，第三团和第十一团撤上庐山，终陷日军包围。

此时秋意已浓，山上早寒，忽闻蒋经国等衔命越过日军阵地，登上牯岭劳军，并与杨遇春（江西游击副总指挥），邓、胡二团长，共商冬季守山和击敌任务。由是蒋即有勇于任事的令誉。时为1938年秋末，笔者亦“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蒋经国任保安处副处长后，调任过新兵督练处处长。有一次，他发现一个连长浪费用水，不珍惜“伙夫”挑水工作的劳累和一日三餐的忙碌，因而命令这个连长到伙房去，担任一个月的挑水工作，直累得他天天牛喘不息。

### 二、

蒋经国正式做地方行政工作。是以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

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开始。以后又兼任赣县县长，并递升到江西省政府委员。

他的前任专员刘已达（海澄），是被“伤兵”轰下台的。当刘被逼时，是蒋经国入丛解围，刘引咎辞职，省政府就命蒋经国接替。刘则改任“江西地政局局长”去了。

他的前任赣县县长钟有组，每有较大集会、总喜穿军装，戴白手套，像“总值星官”样，见蒋到会，必大喊全体立正，跑步上前，举起戴白手套的手行军礼，向蒋喃喃其词，然后邀蒋登台开会。之后，蒋亦呼其为“白手套”县长，于是传出了名。不久调离，由蒋兼任县长。听新闻同行说，钟是错把群众集会当作了阅兵场，蒋当初自许为民公仆，不喜鸣锣喝道，迹近“不入调”的钟县长，是否因此而去职，则内情不详。

### 三、

江西第四行政区，下辖赣县、南康、信丰、上犹、崇义、安远、寻邬（乌）、大庾（余）、龙南、定南、虔（全）南十一县，统称为赣南。赣县是江西南部的重镇，著名的历史古城。

蒋经国在赣南，首先揭示了“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”的五大目标：即“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书读，人人有屋住，人人有衣穿”。

他兼任赣县县长后，又在县政府门口，竖起两块石刻。一是“大公无私”，一是“除暴安良”。还规定了每星期六下午，为“县长接见群众日”，凡是“上门”去找他的，多半是“哭穷”、“诉冤”，他从不含糊应付。

市区赣州公园中，建有一座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。县政府有个军事科长杨某，因犯赌博，被罚跪在碑前反省思过。

有时，县政府的布告，用六张大白纸拼成，写拳头大的字，贴在公园墙上。人称蒋经国的布告，硕大无朋。可是县政府的官印却比块肥皂还小。他在赣县首先任命陈素云为第一位城南镇女镇长。也办过多期的“商人讲习会”，贯彻施政方针。

他也模仿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的形式和内容，修改成白话文的《新赣南家训》，石印成中堂，让家家悬挂，好似一非正式的家庭生活公约。

他还要城东镇在东门城门口，对来往旅行客商，刷上两条迎送词——

“欢迎！光临指教”。 “再会！一路平安”。

蒋经国在赣县县长任内，每年十月底蒋介石生日，是上下忙碌，倾城而动，“联保办公处”摆设寿堂。寿面、寿宴则摆在公园内或体育场上，各方人士，熙熙攘攘，分别入席，举觞上寿，蒋经国的惯例是手捧大碗米酒，亲临各桌敬酒，每桌呷一口；有时兴趣浓厚，就猜拳“打通关”，也是每桌一人一拳，出拳对数决胜负，猜不准，“派司”而过，这也是他的别出心裁。

#### 四、

赣县，古名虔州，有二千多年的历史，城区建在“Y”字形的中端，章水发源於大庾岭，贡水发源於武夷山，在赣县汇合后称赣江，全长785公里，北流到吴城镇注入鄱阳湖，是全省最大的河流。赣南盛产木材，都经此而运销外地。赣南又是著名的钨矿遍布之地，由资源委员会统制开采，输出有关国家。自从蒋经国力促在东门附近建成贡江木桥大桥，改变了轮渡汽车的艰险情况，使通往赣东北和浙江、福建的车辆，能有一条便利出入的捷径。

市区大规模的建设，使这质朴的古城，迈起时代的步伐。新赣南大礼堂、图书馆，这是文化建设的标志。为了适应抗战时期东南形势的需要，蒋经国建议教育部，相继设立了“赣县青年训导所”，“赣县大学先修班”，“国立中正大学”也首在这里发端，部分在太和。学生曾因一篇戏剧评论引起不满，砸了江西《民国日报》，日本东京即大肆广播说：“蒋介石大学”的学生“反对蒋介石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定校址在南昌望城岗。尤为著名的，莫如蒋经国悉心筹办的“中华儿童新村”。

“中华儿童新村”，位于赣江右岸，下起储潭，上止万松岭、马祖岩，将原名长冈岭的丘陵地带开辟而成，是较有规模的学府新村，青年活动的场所，“正气中学”即在其内。对岸可望章、贡双水合流，依城而建在其上的八镜台可供观赏。新村落成之日，各方人士都被邀前往参观，誉为“东南唯一”。车水马龙，极一时之盛。时适负责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中央书记长的张治中、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两将军联袂到东南视察，有筹设“东南行营”之议。蒋经国为恭敬父执辈，使白崇禧在此大啖了一次狗肉盛宴。

“中华儿童新村”建成后，改原名长冈岭为“虎冈”，出版了《虎啸》校刊。蒋经国作了一首《虎冈谣》，全词是：“太阳出来照虎冈/冈上青年脸发光/齐声作长啸/好像老虎叫/一啸再啸/魔鬼影全消/新的时代来到了”。

正气出版社编辑部，集中了蒋经国历年有关“建设新赣南”的文章，出版了一本书，书名《新事业成长在万山群壑中》。

## 五、

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，除了“五大目标”之外，他用的也

是儒家所宣扬的理想社会，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……是谓大同”。“大同”之说，也曾为历史上一些革命家，进步思想家所利用，如洪秀全、谭嗣同、孙中山等在宣传或推进社会改革时，把他们的理想社会也名之为大同，蒋经国以这个老“脚本”配上自己的新方式。

赣县有一个“广慈博爱院”，是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的赈济机构。经费来源，一部份靠社会上的大腹贾，只要他出口一呼，无不应诺。如某印刷厂经理，常被职工当面调侃说：“你只有碰到蒋经国，三声王老板，大洋好几百块，挖得快来些”。这些大腹贾，有时背后也常一起嘀咕，数说蒋经国父亲在上海的行径，说他得了衣钵真传，同蒋介石是“一个葫芦两只瓢”。这些诟议，他是明白的。因为商人捂着钱袋子不松手是常事，但为了赚钱，也有不择手段的时辰。蒋经国颇有文学造诣，他在苏联一次渡河时遇上过高尔基，在赣县的一次文艺集会上，他也讲解过高尔基的散文诗《海燕》。他也知道莎士比亚《威尼斯商人》剧情——当放印子钱的夏洛克硬要他的债户履行契约的规定，在身体任何部位让他割一磅肉，但契约上没有写明可以少割或多割和可以流出血来，难住了夏洛克自己。蒋经国也更有他的聪明和才能，遇有机会，只要向对方说上几句亦谐亦谑的隐语，以促其唯命是从，或有所收敛，而不敢肆意行事。

在赣县，有些事的确颇使大腹贾们不能不震慑，因为首先一个，要走他的人情、金钱等路子是不通而又不通的。因为土豪劣绅和奸商的唯一伎俩，就是要勾结官府，勾结上了贪官墨吏，他们才能颠倒黑白，鱼肉百姓，为所欲为。

如：有个“抵制日货委员会”的秘书任某，受了广益商场称为“塞狗洞”的贿赂，徇私枉法，事泄后，即被枪决。金融

界人士朱某的儿子因吸毒被捕也被判处死刑，虽有某战区司令长官的情面，却成了一道催命符。

还有一个人，专门在沿江弄石块磨成细粉，掺入军粮民食卖给别人，从中牟利，逮捕后经过审实，也即明正典刑。据说这件事是蒋经国自己察访出来的。按县政府“老公事”们的说法：“宁可一家哭，不要一路哭”。在蒋经国施政中，对烟、赌、娼这三门，是明白严禁。也有说他常在夜间化装捉赌的传闻。实际上他是观察当时公职人员侧面生活的方法。

## 六、

赣县各界人士的公众集会上，蒋经国对一位老人，见面时总要上搀下扶，安置座位，倍加尊敬。他叫陈任中（仲睿），赣县人，前清翰林，与“老虎总长”章士钊同时，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，因“女师大”学潮，被鲁迅骂过“娘东个什煞，贼道生”（语见《华盖集》）。抗日战争南下，初避居庐山，恐被北平伪组织拉去入伙，请返赣县，住在文清路，自额其家为“太史第”，被视为乡贤式人物，膺选任县参议会议长。逢时过节，蒋经国必上门拜望，或“执经问难”。

1940年，赣县电厂即将供电，在市区安装线路，蒋经国也亲到现场，向施工人员加油打气。厂长高尚德（无锡人），还亲自爬上电杆作业拉线。赣县自有电灯，市面商业繁荣起来，工厂有了电力，人们的时空观念，骤然扩大了许多。

## 七、

市区文清路中段，阳明路口，原是一只井亭，一座庙堂的旧址，经过拆建，成了一幢新屋，蒋经国亲笔为它题了“阳明堂”三字的门额。他的亲笔字，是不多见的，虽然各处有他

落款题书等字样，实由他人代笔，真正的好书法，该推刘甲第（汲甫），刘恕（克启）二人。

从表面上看，好像是民国的专员在缅怀明王朝“巡抚”王阳明（1472—1528）在赣南的治绩。事不仅此，因明朝中期，王阳明良知良能的“知行合一观”颇为人所倾向，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，险遭刘瑾（京剧《法门寺》中的那个九千岁太监）的杀害。蒋经国是随着蒋介石的，同样奉行着王阳明的哲理，以致一家书店仓库里，已经霉烂的《王阳明全集》，成为一时的瑰宝。

## 八、

新赣南博物馆，建在赣县公园内，奉化溪口沦陷时，蒋家有许多名贵物件，迁藏于此。如孙中山等的照片，蒋介石读过的日文书籍，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对联：“革命安危终须仗，甘苦到来要共尝，”和“天下为公”、“博爱”等墨宝。还有蒋介石自书“养天地正气、法古今完人”的对联，写给蒋经国、蒋纬国“宜尔兄弟”的横条。蒋介石寄给蒋经国尺把长的直式大信封上写着：“赣县/蒋县长收/蒋缄”的真迹。据推测，这是蒋介石用以写私人信函的专用信封。蒋介石在日本学过炮兵，这里也陈列几尊大炮的模型。

## 九、

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，人称“蒋专员”。在谈山说海时，又以“小蒋”名之。他总是普通公务员的衣着，一身蓝布中山装，安步当车。正月初一，则长袍马褂，清早出门，到处拜年贺禧。大年夜晚，则在广慈博爱院和孤老贫病无依者，共吃年夜饭。熟悉他在国外景况的人说，他亦经历过境遇困顿、食不

果腹的日子。所以他对一宿之寄，一饭之馈，一袭之暖，往往挂齿难忘。当有人听他说：“我的命亦很苦”时，往往惊诧莫名，不知所以。

## 十、

一年一度的新赣南运动大会上，蒋经国头戴鸭舌帽，穿件茄克衫，着条灯龙裤，以身材和模样看，也象个够格的体育教员。他也最容易为人辨认，那是他鼻梁边略有几颗星斗和说话时拖着宁波腔的尾音。运动会中有一个特别项目，男女负重比赛，他也会加入群众中去当啦啦队。

某次足球赛时，适他同弟弟蒋纬国一起在司令台上上看球赛。球队中有位原东吴大学学生王某，认出了蒋纬国，即走上台去相认，不期蒋纬国却不理不睬，冷面相向，毫无感情表示，王某扫兴地走下了台，认为“贵不认亲”，唏嘘不已。及至晚上八时许，蒋纬国忽然便装简从，到他家上门拜访，慌得他手足无措，两人谈了多年的契阔离情，同同一些老同学的境况，异地相遇，分外亲热，王某亦一了“亲不间疏”的疑团，品尝了倨恭不同的人情味。

## 十一、

在赣县，蒋经国没有私人轿车，有一辆黑色方头的“老福特”，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年送给蒋介石的，由溪口驶来赣县后，长期停在县政府的车库内，但他们都习惯于安闲的步行。

蒋经国的寓所，在考棚街附近的城墙边，一簇扶疏的绿荫丛中，数间全部用木板构成的小平屋，漆以灰绿的颜色，城外是章江绕城而流。蒋经国调渝离赣后，就改办为“经国幼儿园”。

## 十二、

蒋经国同时又是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江西支团部的干事长，团址在“郁孤台”下，〔辛弃疾(1140—1207)在他的词作《菩萨蛮》中有“郁孤台下清江水”句〕。王升、江海东、蔡省三（原名蔡希曾）、徐贵庠等，都是蒋经国麾下活跃的小伙伴。他们并把谄谀蒋介石为：“总裁是我们的太阳”一语当口号呼喊。它组织了庞大的青年队伍，经常举行“夏令营”、“营火会”、“不夜天”等活动。它拥有“抗建通讯社”、“中原通讯社”和“青年出版社”，出版《青年报》与《正气日报》赣南《民国日报》、《民众日报》共为四家，“中央通讯社分社”、“江西广播电台”，按理应设在战时省会太和，它也都设在赣县。当时由上海赴重庆，均取道由此西去，所以赣县较之太和，更为繁荣、热闹。

还在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时，扼守“四行仓库”一役的“八百壮士”，在谢晋元团长的率领下，浴血奋战，掩护全军转移，经中外人士劝导，谢晋元团长率领队伍退入租界，集中在胶州公园内，时称孤军营，深受上海市民尊敬，不时前去进行慰问。日敌和汪伪组织，无不视为眼中钉，唆使暴徒刺死谢晋元团长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孤军营受日军攻击，官兵即突围而出，通过沦陷区，一行数十人，辗转抵达赣县，准备稍事休息，即去重庆军政部报到，请缨再上前线，抗战杀敌。蒋经国满怀激情地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，宣扬他们的英雄行为。会上蒋经国领头大唱“歌八百壮士”一歌，将会场情绪，引入高潮时，他又提议将“中国不会亡！”改唱为“中国一定强”！群情更加沸腾，热火朝天，蒋经国自己带头，由会场出发，簇拥着抵赣的壮士们，走上大街，作了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。在场的记者们称它为“蒋版的苏式壮观”。

### 十三、

赣州《青年报》平时多载重庆航讯，新鲜翔实。当“中央社”转播“衡阳之战”守军指挥者方先觉在城破时，发给蒋介石一封电报，方先觉说的是“……最后一电，来生再见……”。读了也颇使人感动。不过《青年报》的重庆航讯说：方先觉是被日军先俘后释，回到重庆去见蒋介石，蒋介石劈头问他：“你没有死？”又被派为青年军二〇七师师长。《青年报》则嘲笑为“活见鬼”，不是“马革裹尸”的真英雄。

《民国日报》以稳重见称，自针对大庾（余）县长廖声涛贪污渎职逮捕法办一事，刊出了以“清清白白做人，实实在在做事”一文，大受蒋经国青睐，但亦曾将美国大使馆，误植为大“便”馆，“佛头着粪”贻笑中外。

《正气日报》由蒋经国邀请曹聚仁先生协助创办。曹抗战前为大学教授，后为中央社特派员，并任蒋之高级参议，常驻赣县。《正气日报》创刊时，刊登了文天祥（1236—1283）作的《正气歌》。文天祥于宋末在赣州（县）组织义军万人，去保卫南宋都城临安（杭州），经过多年战斗，兵败被俘，在元大都柴市，不屈就义。

关于“正气”，据解释，是刚毅正大之谓。南京中山陵石坊上，有竖刻“天地正气”一方，蒋介石有自题联：“养天地正气”之语；蒋经国从政之后，则力主发扬“正气”，抨击和排斥邪气。所谓“蒋青天”的若干事例，是曹聚仁先生用神来之笔，比拟于“公案小说”，将蒋描绘成传奇式人物，写了通讯而构成的，实际上蒋经国主政赣南，并未达到“风清弊绝”。不过，他自己的质朴、廉明，有朝气是为人称道的。但在“邪曲害公，方正不容”的顶端的支撑者，乃其尊翁蒋介石，行政

法制，不脱“萧规曹随”，稍有改良，终不离本；新赣南仍是一个封建的农业自然经济和部分手工业经济，即路易·艾黎所倡导的“中国工业合作协会”的东南机构（简称“工合”）都不能在此无阻碍的发展。假如要问孙中山先生主张“耕者有其田”一策，恐怕尚在不尽思议中。

#### 十四、

1944年冬，国民党军队，在印缅战场虽有进展，但也造成湘桂黔一线的大溃退。日军仅用一支小部队，由韶关经始兴、南雄入侵赣县，窜扰赣江流域。本来，这是人们忙着欢度春节的时刻，突然进入紧急疏散，不得不扶老携幼，东奔西散，去寻找可以避难的处所；蒋经国在军事大局面前，是无缘问津的。当时，这里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范围，设有前进指挥所。薛岳本人和刘多荃（某集团军副总司令，曾任张学良的警卫团团长）等都在赣县逗留过。为了疏散居民，准备放弃赣县，最后几天蒋经国经常蹀躞街头，在惠爱路、阳明路一带巡视工作，他脸色沉毅，怀着国难家仇的情愫，惆怅地望着人群，在离去他治理下的赣县，虽然他已将县长的职务交卸给继承者张恺（原武岭农校主任），但他仍为这个区域的领导者，他对同僚们说过，大家多年苦心的建设，现在炮火烧到家里来了，百姓受难，我们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筹划了与入侵之敌展开周旋的措施，但不料被蒋介石急电召去，另有任务。数月后，明令发表，改由原信丰县长杨鸣，接任四区专员，专署迁去安远；赣县县政府，改在大埠乡办公。其他一部分人员则去了横峰青年军东南政工训练班。留着还未撤走的几个新闻工作者，由曹聚仁先生执笔，在联合版上写了篇题为《留取丹心照汗青》（文天祥过零丁洋）句的社论，方始分道扬镳，离赣

他去，赣县沦陷。

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夏季，蒋经国陪同蒋介石，乘机重临旧地，抚慰赣南民众，父子俩同坐了那辆“老福特”小车，直驰抵赣粤接壤的大庾岭、梅关，蒋介石指点江山对蒋经国说：这是他当年率师北伐，由粤入赣，顺流而下，抵达南昌，鼎新东南的一条军事路线。再以前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，也由此下南昌，取南京，建立天京的旧途，但是往后呢！？他们料不到1949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南昌溯江而上，克赣县，大庾而解放广州，亦由此道而进。

## 附 记

旧闻一束，《蒋经国在赣南时期》，只是写了记忆所及的事情。我是1938年曾在江西庐山游击区蹲过，1939年重入赣县某印钞厂工作，碰上了“石壕吏”捉壮丁的遭遇，同此遭遇的还有数人，现尚在台湾银行印刷厂任事。事平之后，我则请友人介绍，在夜间到赣南《民国日报》工作。两度在蒋经国的统辖下，都是“过客”。文中所记情况，来自新闻圈内人语，但有的不在当时，而是在后来新闻采访中获得的。比如蒋的前任专员刘已达和前任县长钟有组，都是在南昌江西《民国日报》采访时，由当时赣县在场的记者向我所述及的，他的意思是说：我们不但采访新闻，也要知道旧闻，资料在手头，终有不时之需。关于《虎冈谣》一则，江南，张一飞两文都曾涉及。其谱曲者，现在杭州音协，是我离休后去杭时与另一老友叙旧，谈到在赣县同道工作时的一些往来，得知而记入的。因为通过众多的传闻轶事，也可窥见其人、其事、其行的端倪。吝作遗珠之弃，存而以飨读者。

1988年3月16日

# 给父亲的一封信

李伯璇

父亲：

从瑚弟的信中，知您老人家身体尚好，这是我们唯一所希望的。在这里祝愿父亲福寿康宁，诸事如意。

我一直在无锡市第二中学工作，1950年，我生了第一个男孩，如今他已三十七岁了，也已娶妻生子。以后我连续生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母亲原在我这里为我照顾孩子。1966年母亲就去逝处，瑚弟夫妇在大学任教，条件甚好，母亲在那里生活安定，晚年很幸福。如今我的三个孩子已成了家，添了两个孙子。五个子女中，只有第二个在南京工作，其余四个都在无锡身边，都还本份，知道上进。

三十多年来，我们姐弟数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您老人家，常常梦见您老回来了，醒来只有空自落泪。如今您老年事已高，身边又无人照顾、我们这种思念之情更是与日俱增。

平时，我常常要想起儿时依依膝下的情景：过新年了；您老亲自写春联；下雪了，又领着我和弟弟妹妹们堆雪人。在雪地开出甬道，任我们追逐嬉戏；庭院中，葡萄熟了叫我去摘了招待客人；果树剪枝、收割蜂蜜，均是您老人家自己动手；我读书，为我解字释句；我习字，教我如何磨墨握笔，等等等等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还记得有一次，我还在小学读书，天下雨了，父亲和我都在西屋，那时门前的石榴花正盛开，过道屋前的一棵柳树高耸立在雨中很有情趣，父亲随口念了两句：

“榴花当户柳扶檐，梅子黄时细雨天”，不知怎的，我一下子就记住了，五十年了至今不忘。更记得，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

二年，我在无锡读书，秋季开学，适值中秋节将临，您老说：多年离乱，家人未曾在一起过一个团圆节，向学校请几日假，在家过了节再走。……，我遵从父命，过了节才到校，由此可见父亲是很注重骨肉团聚的。如今又值中秋佳节，三十多年的离散，思亲之情愈加深切，唯愿骨肉能再有团聚之日，我祈祷这一天早日到来。

不久，我将去四川成都、三峡等地旅游，回锡后再将详情禀告。

敬祝  
健康长寿

女儿  
伯藜  
敬书



---

(上接第18页) 希望他能为实现大陆的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。我曾写过几句心音，以志怀念之意：

长江后浪逐前浪，  
延陵子孙中外扬。  
若得峡东游子归，  
同扫亲墓返故乡。